

✓ 19.12

辰溪文史

⑤ ⑥

政协辰溪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辰溪文史

第五六辑合订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辰溪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编 辑 说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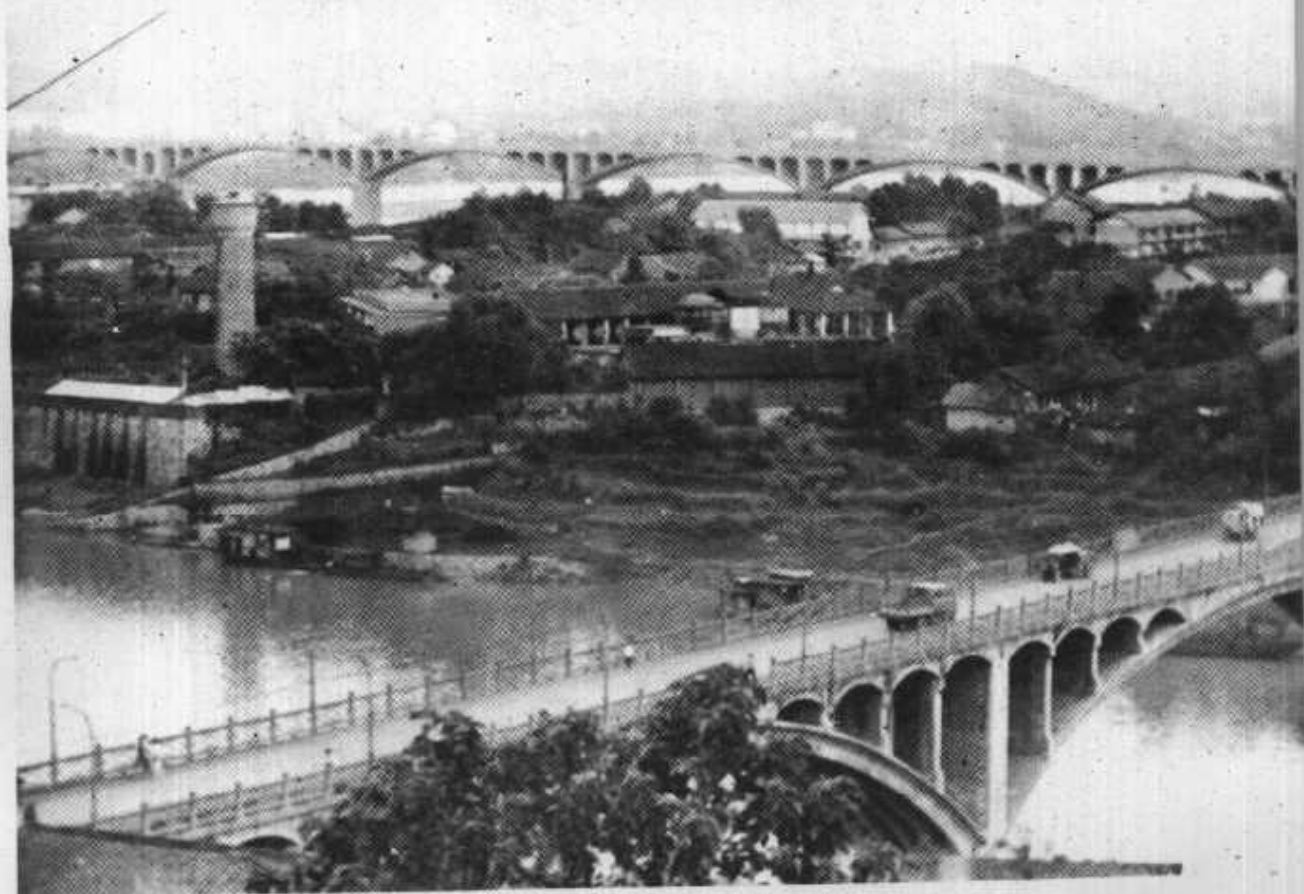
1990年初，我们拟出版《辰溪文史》第五辑（向绍轩先生事略专辑）。这有鉴于向绍轩先生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业绩卓著，早为省内外经济界、学术界的诸多名流、学者所敬慕，加之向老的门生、同事、亲友都热情洋溢地撰写纪念向绍轩先生的文章，并情挚意切冀求出版专辑。

迨第五辑资料整理就绪送交县委、县政协有关领导审阅和邀请一些长者及知名度较高的人士共同进行讨论、审定时，认为该辑资料似少，不大适应成书规范，建议增刊文章，以臻完美。缘此，我们旋即组织力量，积极组稿、撰稿和研究整理出八万余字的资料。

为了对向绍轩先生的尊重和不悖长者、名士、领导的厚望，我们特将专辑以外的若许史料编为《辰溪文史》第五、六辑，成此合订本刊出。

编 者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彩虹双飞——锦江沅水大桥掠影 谭文波摄



江东寺大佛殿全景

目 录

忆教育家向绍轩先生·····	陶蒲生(1)
追忆一段往事·····	胡执中(11)
高义薄云天·····	蔡鸿干(13)
永远难忘老校长·····	易漱泉(15)
老校长永远活在学生们的中心·····	顾碧仙(18)
难忘的聚会·····	顾孔璋(23)
不能忘却的纪念·····	黄海冬(25)
缅怀我们的向校长·····	许业邕
·····	刘宝珊 陈克箴(28)
折得繁花春一枝·····	范易君(31)
缅怀向校长·····	李大信(33)
怀恩师向公绍轩·····	蒋盛璋(36)
回忆尊敬的校长向绍轩·····	陶舜生(38)
怀念你! 向校长·····	吴家清(43)
忆爹爹向绍轩·····	张郁明(46)
满江红·怀念向绍轩·····	唐家英(49)

寿楼春·为向校长逝世 43 周年而作·····	唐家英(50)
访涂西畴追忆向绍轩·····	陶蒲生
····· 张郁明 李大信 顾成之(51)	
“高树标格于时贤”·····	包太辅(54)
向绍轩先生事略·····	唐 俄(58)

目 录

· 人物春秋 ·

- 胡耀邦视察辰溪一中… 谢申国 · 刘明裕 (64)
贺龙将军路过辰溪…… 刘一民 · 张庸民 (67)
谭元徵在辰溪…………… 李 杰 (73)
刘宝南先生轶事…………… 刘叙安 (81)
刘 诚传略…………… 刘圣勋等 (92)
刘汉光先生…………… 刘一民 (98)
张绵周先生记略…………… 余善德等 (107)
忆张绵周校长…………… 肖若风 (113)

· 历史事件 ·

- 辰溪驻军梗概…………… 张圣高 · 唐作民 (119)
辰溪民众抗日自卫团…………… 易兴全 (124)
辰溪洞湾防空洞惨案…………… 刘一民 (127)
怒杀保长唐国树…………… 唐传众等 (131)
记雍四保的一起凶杀案……………
…………… 张必津 · 文 明 (138)

· 工商陈迹 ·

- 民国时期的辰溪财政…………… 芜 园 (143)
民国时期辰溪的流通货币…………… 陈 见 (152)
鞭炮之村刘家壩…………… 张必津 (156)
民国时期辰溪县城商业梗况 ……………
…………… 仇宗仁·张绍铨 (158)

· 文化教育 ·

- 白岩小学三十六年琐记…………… 刘明裕 (169)
“湘西歌王”舒黑娃与“茶山号子”……………
…………… 唐运善 (179)
辰溪阳戏考源…………… 唐运善 (184)

· 今古建筑 ·

- 辰溪沅水大桥…………… 李承国 (189)
江 东 寺…………… 李承国 (192)

· 社会生活 ·

- 闲话辰溪鸦片…………… 刘明裕 (194)
旧时沅水船工习俗…………… 满延长 (202)

忆教育家向绍轩先生

陶 蒲 生

噩 耗

民国三十五年（1946）五月廿日，《大公报》第三版登载了下面一段消息：

“国立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向绍轩于昨（19）日上午七时，由本市南门外住宅出发访友，经通大椿桥铁道时，突被由长沙南门开来的小快车撞压毙命……向院长，辰溪人，早年留学英国，获爱丁堡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各大学教授，诲人不倦……今遭不幸，哲人遽萎，诚国内学术界一大损失，良堪痛悼。”

1946年5月中旬，国立中央大学由重庆复员南京，我乘这个机会，和一些湖南同学结伴回到家乡长沙。一到长沙，就得知上述噩耗，真使我悲痛万分！我和妹妹舜生都是

作者陶蒲生，时系桃中学生。1939年为辰溪桃中地下党支部书记，辰溪县委组织部长。建国后，历任长沙周南女校副校长、中央教育部、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医学院、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副处长、处长、副校长、省政协委员等职。

向老的学生，立即赶赴长沙南门外大椿桥向老先生住宅悼念。走进肃穆的灵堂，一眼就看到了在长大的白幔孝帐正中，悬挂着向老先生的遗像，那正是他老曾经送给我们的照片的放大，我们向遗像三鞠躬默哀致敬，我们久久地凝视着遗像，不愿离去，不愿离去。向老：您虽和我们永诀了！但您那笑容可掬、慈祥谦和的面貌，您那鹤发童颜，精神抖擞的神态，您那豁达开朗的气度，您那勤俭朴实的作风，您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您那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的忠诚，以及您那胸怀祖国、勇匡正义的一身浩气，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向老：我们永远纪念着您！

我们的好校长

1938年上学期，向绍轩先生任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校长，当时我们正在桃中读书，由于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目睹国家危亡，不禁心潮激荡，热切地希望新来的校长赞成和支持我们抗日救亡。

向校长当时五十开外，满头银发，总是乐呵呵、笑嘻嘻的。他身材伟岸，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有时还带点跳跃式。他整天这里看看，那里问问，忙个不停。有时嘴里还哼哼带着比较浓重的辰溪口音的京剧，显得挺快活的。呵！一个多么豁达乐观的长者，这是我们对向校长的第一个印象。

向校长是个坚决赞成抗日的爱国主义者

当我们从进步朋友处得知向校长原曾随周佛海在江苏省

教育厅工作，以后因不满周投降日本，回到湖南任桃中校长时，不禁肃然起敬！我们在以后的不断交往中，愈益敬爱向校长。

向校长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思想开明，坚决拥护抗战，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主张严惩汉奸，反对妥协投降；主张加强国际统一战线，联合苏联、英美和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战胜德、意、日帝国主义。当我们在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时，他恳切地说：“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当前，妇女解放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他痛感国家危亡，朝政腐败，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经济廉洁，政治英明”，“经济廉洁是政治英明的基础，政治英明又是经济廉洁的保证”。他认为“国民党坏，坏就坏在层层贪污腐化；解放区好，好就好在经济廉洁”。他主张“用人唯贤”，推行贤人政治。

向校长还是一个富有革新精神的教育家，他热爱学生，热爱青年。他认为青年是未来的主人，国家的栋梁。他主张“有教无类，唯贤唯能”，只要是有志青年，他都全力栽培。他在桃中时，帮助许多同学入学升学。蒋盛璋同学没有钱入学，他资助；陶舜生中途不能插班，他特准了，等等。他的学生很多，真正是“桃李满天下”。

向校长主张“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学生与群众打成一片”，“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我们在桃中时，组织读书会，传播进步思想，他是默认的。我们经常举行时事报告、讲座、座谈和讨论，以提高同学们的思想觉悟，鼓舞抗战热情，增强学习自觉性。还经常利用节日和课余时间

走出学校，深入街道、田野、工厂、医院，讲解抗战形势，表演活报剧，教唱抗战歌曲，写墙报，办民校，慰问伤病员，组织大型公演、义演、义卖，发动游行示威等等，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同时在实践中使同学们得到锻炼，增长才干，所有这些，向校长都是赞成和支持的。

向校长谦和民主，平易近人，他常和同学们在一起，既是严师又亲如父女、朋友。记得有一次，学校在潭湾举行运动会，有几个顽皮同学高喊“欢迎老校长来一个”；向校长竟欣然同意，与同学们比赛“跳摆摆”（即一只脚向前跳，看谁先到）。他老年逾五旬高龄，哪里是小女孩的对手。当同学们三蹦两跳到达终点时，他老才跳了一半赛程。但是他老竟以惊人的毅力，十分认真地拐着一条腿，一步一步稳健地跳到了终点。这是师生间水乳交融的情感多么生动的写照，又是向校长意志坚强，遇事严肃的深刻现身说法。

向校长是艰苦建校的典范。1938年秋，武汉失守，桃中日夜遭到日机轰炸，向校长毅然决定学校西迁辰溪。他亲自率领600余名学生，分乘几条窄小民船，溯江而上。一路，秋风萧瑟，浪险滩多，同学们象压缩饼干挤在一起，身不能翻，腿不能伸，整天吟唱着《流亡三部曲》，寄托着悲愤和未来的希望。400余里的沅水，航行一个多月，才到达辰溪潭湾。向校长和同学们食住在一起，风餐露宿（晚上校长也只能蜷曲着身子睡在船板上，真够苦矣。），还要为同学们的健康、安全、前途操心，一个多月的辛劳，校长瘦了，老了，憔悴了！

潭湾山青水秀，但却是个十分古老而贫瘠的山镇。开

始，我们只能挤住在破旧的民房和祠堂，坚持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我们的老校长为了几百个学生的学习和进步，却硬是在这个较为贫穷的土地上，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建造起一座座教学楼房，一栋栋师生宿舍。他节衣缩食，自奉极薄，却在一大片桔林地上建起校舍来。无数个晨昏，他风里来，雨里往，挪借经费，筹运建筑材料，指导设计施工，排除各种困难，象一头不知疲倦的骆驼，为着桃中的存在和发展，茹苦含辛，日夜奔劳着。

我们的老校长，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爱国主义者。

疾风知劲草 危难识高贤

1937至1940年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桃源女中的同学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在我们的老校长和全校进步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习努力，思想活跃，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开展，这对当时民智的启迪和社会风气的转变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但是，桃中的进步，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38年秋，武汉失守之后，抗战形势更加艰巨了，国民党反动派却反而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秘密制定“防止异党活动”等防共、反共、溶共措施，甚至发动武装进剿。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集兵20余万，进攻湘鄂川黔根据地。他们安置了七个宪兵团在湘黔公路上。辰溪就有一个团，团长李楚藩。因此，湘西及辰溪的形势随之逆转，桃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虽然在老校长和

进步力量的团结斗争中，挫败了宪兵要搜查桃中的阴谋，掩护了进步教师、地下党员向光涟的出走，撤除了军训主任杨长高的职务，也曾和桃中国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杨一农开展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等等，取得了一个一个的胜利。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1940年以后，敌人更变本加厉地派遣特务、密探，国民党秘密监视桃中的进步活动，造谣威胁“桃中赤化了”、“要抓×××”、“要抓它一大批”，“向绍轩是汉奸”、“是共产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辰溪的反动派要向我们开刀了。

1940年6月中、下旬，正当我们毕业考试刚刚结束，学校突然接到辰溪县党部的密令和黑名单，说我和丁时进是异党首要分子。向校长迅即告知我和丁时进，示意赶快离校。于是，我和丁在进步老师孙国华的掩护下连夜离开了辰溪，避免了危害。随后，向校长又顶住来自多方的压力，亲自与辰溪县党部书记长杨兴高（杨曾是向校长的学生）协商，以办“妇女训练班”为名，行保护进步青年之实。他老亲自搬到县党部和这一批“异党、异党嫌疑分子”（共约十五人，其中有地下党员李大信、田楚明、顾碧仙、陈人瑾、吴家清、卓尚政、谭承辉、陶舜生；非党群众刘惠芳、唐家英、黄海冬、杨玉润、蒋盛璋、赵慧修）朝夕相处，白天给同学们讲授《大学》，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晚上，和同学们一起纳凉、闲聊、吟唱“借东风”等。同学们睡在楼上，向校长睡在楼下一间小房里。向老说：“这样安全些。”最后，向校长担保这些学生是爱国青年，不是“异党分子”，没有参加“异党组织”。向校长的威望和正义，迫使杨兴高接受了他的担保。一个月后，

这些学生被无罪释放。

桃中出事后，向校长被省教育厅调离桃中（实系撤除校长职务）。向校长决定去重庆，同学们送他到车站，祝他老珍重。他老满面笑容，精神矍铄，爽朗地说道：“在我的脚下，路，都是弹簧。”这是多么无私无畏富有哲理的教导！

向校长到达重庆后，在北碚国立编译馆担任特约编纂，对我们桃中同学的爱护和帮助，一如既往。1943年初，我到重庆想找机会去延安，因为党的关系未联系好，我便决定暂时工作，准备升学。我找到向校长，他即介绍我到国立编译馆工作，为他抄写《易经》注释。向校长对我倍加爱护，尽量使我有充分的业余时间自学，亲自为我补习英文，后又介绍我到白沙大学先修班学习，为我补发毕业证书，鼓励我升学深造。1944年秋，我终于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向校长对一大批桃中同学，如蒋盛璋、张郁明、辛玉玲、张迺、向建华等等，都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升学深造。在向校长的指导和关怀下，他们有的考入了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校，有的考入社会教育学院……，前后约有好几十人，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继续深造和从事革命工作。向校长这种爱护青年的崇高品德，为我们敬仰。

向校长还有一件重大的义举，是我直到1970年后才比较清楚的。大概是1971年，我和涂西畴同志（原湖南大学副校长，后来是财经学院院长、顾问、教授）先后被解除了“文革中的专政”，彼此谈到抗战期间辰溪的地下斗争，涂老讲起了向绍轩先生与陈策同志的深厚友谊。涂老说，1938年，我在辰溪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组织抗日武装。

是年秋，辰溪县筹建抗日自卫团，县长朱毓麟兼团长，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梁克武兼副团长，陈策任专职副团长。陈策是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曾随贺龙参加北伐和长征。1937年，又是贺龙元帅派遣他回辰溪。他回辰溪后，地下党要他打入自卫团任专职副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是负军事实责。许多人都在争，因为得到复庵（向绍轩）的提名推荐，向复庵在辰溪的声望很高，他一提名，许多父老都附和，便顺利成功了。1939年4月，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加封宪兵十一团团团长李楚藩为辰溪警备司令。4月底，李就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召开会议，诬陷陈策同志“私卖军火”，将他扣押入狱，判刑十五年。在这个紧要关头，又是复庵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亲戚关系，多方奔走，出面保释。策老说过，复庵对他的情况很了解，已意识到他是共产党人。但是，复庵却敢于向李楚藩说硬话：“陈策不是共产党人，我愿意以全家生命财产担保。”

由此可见，向老保护桃中进步同学，推荐并保释陈策同志，都是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之时，他是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身为国民党人，却敢挺身而出，伸张正义，力挽狂澜，为共产党人说话，就是因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殷切地期望祖国的复兴，民族的振奋。他认为共产党人是真正抗日的力量，他对国民党顽固派那种“抗日爱国有罪，反共灭共有功”的逻辑十分痛恨。因而他能临危不惧，见义勇为，铁骨铮铮，威逼敌人。向老先生平时待人处事，谦和容忍，但一遇大是大非，他那凛凛的浩然正义便勃然而发。疾风知劲草，危难识高贤，正是我们的老校长的高尚品质的写照。

共产党一位难能可贵的朋友

向绍轩先生在几次国共合作时期，都表现为我党的好朋友。现在，向老先生逝世已经40多年了，师母亦于解放初病故。独生子向祖珏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学习桥梁工程，迄未回国。据说五十年代病歿海外。为了纪念向老，研究向老，谨就所知有关他的一生的一鳞半爪的情况简介于后。

向绍轩，字复庵，湖南辰溪县石碧乡向家园人，1884年生。1908年毕业于湖南经正学堂（即明德学校，经正与明德是一个学校，两块牌子）二班，旋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以后公费留学英国专攻经济学。191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归国。回国后，历任湖南明德学校专门部主任，1919年春以后，历任汉口明德大学副校长、教授、江苏省教育科科长；1938年至1940年回湖南任省立桃源女中校长；1941年至1945年任四川北碚国立编译馆特约编纂；1945年至1946年5月先后任湖南大学复员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1946年5月19日不幸因车祸逝世。

向绍轩先生思想开明，品德高尚，对政治经济学及中国古代经史百家学说很有研究，可惜著作尽皆失散。

向绍轩先生与我党一些同志关系密切。他早年与林伯渠友好，与我党地下党员张裕卿是莫逆之交和姻亲，与贺龙情谊甚笃，因而受我党的影响较深。抗日战争时期，他拥护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不畏艰险，保护进步力量，是国共两党之间一位难能可贵的好朋友。